

人生 行板

# “妈，我是你的儿子啊”

■ 邯大庆

我的妈妈是一名退休教师。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,她就像一块万能砖,学校哪儿有需要,就往哪儿搬。语文、数学等科目她都能教,并且年年都担任班主任。

初中时,她成了我的班主任。一次班会课上,她拿起一块抹布,轻轻蘸了点水,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,随后拿起粉笔简单勾勒几下,立体感十足的标题便跃然黑板之上。那一刻,同学们都看呆了,而我心中充满自豪。

那时,她多才多艺:教工运动会上,她滑冰、打乒乓球都得了第一名;教师节,她为大家弹奏《土耳其进行曲》,惊艳全场;唱歌、画画、写字,她样样出色。在我心中,她无所不能,是我永远的骄傲。

妈妈75岁那年,阿尔茨海默病开始侵蚀她的世界。有个周末,我们一起吃午餐,她突然指着我的妻女问:“这两个人是谁?”我耐心地向她说明:“她们是您的儿媳和孙女啊。”她顿时乐开了

花:“白捡个孙女和儿媳妇。”她笑着,我的心却酸涩不已。

起初,妈妈还能记得我的电话号码。有天晚上,她下楼时脚步迟疑,神色有些不安地对我说:“咱俩关系是不错,但你不能在这住,邻居会说闲话的。”我瞬间愣住,一遍又一遍解释:“妈,这是我的家,我是您的儿子啊。”

我无论如何说,她都坚决不相信。我打电话给远在外地的舅舅证明我的身份,但一切都是徒劳。

后来,妈妈好不容易妥协了,她同意我住在楼下,却怎么都不让我住自己的卧室,还认真地说:“这是我儿子的房间,里面有他的重要文件。”夜里,我躺在床上,望着漆黑的天花板,心中满是无奈——我就在眼前,妈妈却把我当成外人。

为延缓记忆消退,我常在傍晚陪她散步、同她聊天。或许是同样的问题我问了太多次,妈妈似乎提前准备好了答案。我问:“今天吃的什么菜呀?”她眼

睛都不眨一下,脱口而出:“西红柿炒鸡蛋、大白菜、排骨。”可我心里清楚,她说的一样都不对。快到家时,她问我:“咱妈身体挺好的吧?”我会耐心地向她解释。第二天,在同一条路上,她又问我:“你妈身体挺好的吧?”那一刻,我心中五味杂陈,感觉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没用。

妈妈不再认识我了,有时候她把我当成老伴儿,有时候当成弟弟,还有时候当成同事。我常常忍不住问她:“我是什么?”她总是回答:“不是儿子,胜似儿子,是给我养老送终的人。”每当这时,我多想大声地告诉她:“妈,我就是您的儿子!”可话到嘴边,又被我咽了回去。

这个曾为我解答无数难题的人,此刻却把“我是什么”变成最难解的题。

妈妈不认得我了,我的心仿佛被千根针扎着。更让我揪心的是,她会频繁走丢,不止一次从家门口坐公交车到地铁站,然后又坐地铁去往一个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。为了能随时掌握

妈妈的行踪,我在家里装了3个摄像头,还给她买了定位手表。多亏了这块表,我的妈妈才免于迷失在城市角落。后来,实在没有别的办法,我把她送到附近的老年康养中心,一有空就陪她,周末、节假日开车带她郊游。那些时光,是我们一家人的珍贵回忆。

2019年,我搬家了。新居门口就有一家养老院,为了方便照料妈妈,我把她接过来了。这里的条件确实不错,尤其是护理,认真负责。然而,妈妈对我越来越陌生,笑容里多了一点讨好、客气。我看着她,仿佛听到她在心底疑惑地问:“这是谁?他怎么对我这么好?”每每想到那场景,我的泪水便在眼眶里打转。

如今,妈妈去世已经4年多了。余华在《第七天》里写道,“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,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”。妈妈的笑容美貌,她的点点滴滴,都烙刻在我的生命里,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思念。

孩子们与长江的约定

■ 许佳楣

暮春,江风裹着油菜花的甜香,在鹅鼻嘴公园的芦苇荡里打着旋儿。在第三十三届“世界水日”与第三十八届“中国水周”交汇之际,接到江阴市河湖治理和水资源管理中心的邀请后,我和江阴市敔山湾实验学校满天星中队的孩子们一起捧着《保护水资源倡议书》,手牵手踏上长江水资源的探秘之旅。

在江阴长江大保护展示馆内,我指着青铜水纹盘对孩子们说:“看,这是古人智慧的结晶。”北宋漕运图在电子屏上缓缓展开,学生岚岚踮起脚,轻触屏幕,指尖抚摸过元代水闸上的木构雕花,好奇地问:“老师,以前的取水人能不能听见江豚唱歌?”讲解员掏出怀表,表盖内侧嵌着的民国时期水利图纸与展柜里泛黄的《江阴志》残页相呼应,两代人的治水智慧在此刻相遇。

“孩子们,这就是帮助江阴洪水北排的伟大水利工程——定波水利枢纽。”孩子们围坐在青石台阶上,倾听着它的丰功伟绩。当听见它每秒调控千吨水流时,平日腼腆的男孩扬扬突然说:“老师,原来我们每天刷牙用的水,都是这么多人托举送来的呀。”春风掠过江面,抚平了少年们此起彼伏的惊叹声。

我们走进城市供水的“心脏”——江南水务小湾水厂。孩子们穿上实验服,尝试调配明矾溶液,看到试管里浑浊的江水生出晶莹的絮状物,“水宝宝在跳舞舞呢。”学生缪缪屏息凝视着沉淀池,发出感慨。沉淀、过滤、消毒……当看到自己采集的江水样本最终变成清冽的自来水后,43只小手郑重地在倡议书上按下指纹。学生望溪悄悄把心愿卡系在观景台栏杆上,在江豚雕塑旁写下一段完整的文字:“长大后,我要给长江做检查。”

归途的大巴上,孩子们看着车窗外,江鸥掠过,那些心愿卡在风中飘荡,像是万千绿色的蒲公英,小小的愿望乘着春风飘向远方。长江的浪花轻轻拍打着定波闸的基座,温柔地回应这群“节水小卫士”的誓言。

诗苑 撷美

## 春天的三种声音

■ 张培亮

春风,轻轻吹拂着柳枝  
鸟儿腾身跃上枝头  
婉转的歌声洒落大地  
晨曦微光,照亮沉睡的万物  
生命的旋律在春天奏响

鸟儿的歌唱  
是春天最动听的声音

小溪从冰雪中苏醒  
在鸟儿的轻鸣声中欢快地奔跑  
抚摸着石头,低吟着希望  
春天的气息,在流水声中传递  
那是大地复苏的呼唤

溪水的潺潺  
是春天最轻柔的声音

花朵在阳光下轻轻绽放  
散发着清香,吐露出娇艳  
春天的魔法让生命焕发新的色彩  
红的,白的,紫色,黄的  
合奏出春天的交响

花开的声音  
是春天最悦耳的声音



▲“雪山”来客

万芝锋 摄

好书 共赏

## 面向个体,照亮万千可能

——读《面向个体的教育》有感

■ 曹小丽

《面向个体的教育》  
李希贵 著  
教育科学出版社

质,遵循孩子的兴趣,帮助孩子实现属于自己的成功,成就属于孩子自己的未来。

在这条“发现”的路径上,学校不再是空泛的场所,而是充满人文力量的教育环境;课程不应标准化与格式化,而应为不同学生设计不同轨道,强调个体认识的独特性和经验的自我构建;教育者放下“标准化模具”,以敬畏之心寻找个体生命的独特性;学生们不再是被动的学习者,而是志趣相投的团队,是自主与自律并存的公民。

有一种“放手教育”,不是不作为,而是顺应成长,满足所需。教育生态的创设与培育,不是“明星校长”的光环,而是全体团队的智慧。正如李希贵校长所述:只有形成一个又一个教育家群体,才是面对不确定性未来的希望。

“发现”的价值,还在于为“个性化”成长铺设轨道。我们应该发现、关注个体的不同,“多一把尺子,便多一群优秀者”。十一学校开设丰富的自主选择课程,形成一生一份的独特课程表,这一实践引发我的思考:当戏剧、摄影、机器人编程等成为学校选修课,学生就能发现热爱、走近热爱,迸发惊人的创造力。当教育从“你应该成为什么”转向“你可能成为什么”,那些曾被遮蔽的闪光点——敏锐的共情力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、执着的工匠精神,终将成为照亮生命个体价值的星辰。

书中说,“我们太看重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什么了,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什么”。当我们从“硬教育”和“被成长”中抽离出来,就会意识到,“发现”才是教育者叩开学生成长之门的密码。我们应当基于孩子内在的动机和兴趣,综合孩子的素

求和生存价值,使之在高深的数字里迎接挑战、在科学探究实验室里享受乐趣、在戏剧舞台上创意表达,从而萌发出不一样的人生追求。他们在育人的生态园里,挖掘出潜能,挖掘出个性,使孩子逐步走向成熟,学会生存,成为公民,成就独特人生。

过度的焦虑,源于对生命可能性的不信任。我们若用单一的标尺丈量孩子,则会抑制孩子的多元发展;我们应给予孩子丰富的舞台,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。当教育者不再追求整齐美观,不再追求“百分百”的分数,收获的将是学生百分百个性化的成长。爱因斯坦说:“每个人都是天才。但如果你用爬树能力来断定一条鱼有多少才干,它整个人生都会相信自己愚蠢不堪。”当我们急于将孩子塞进预定的模板时,或许正在亲手关闭他们通向星光大道的门。

“面向个体”是生态教育的起点。这本书不是教育方法的简单罗列,而是对教育本质的追寻。真正的教育从不是流水线上的批量生产,而是一场教育者与学习者共同参与的发现之旅。

当我们学会用发现的眼光替代“纠正”的执念,用等待花开的耐心替代过度的焦虑,教育便能超越标准化困境,在尊重“个体生命”的律动中,抵达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理想之境。这或许正是作者留给所有教育者的启示:教育者的伟大,不在于塑造了多少预期中的模样,而在于唤醒了多处意料之外的梦想。

湖边的清晨

■ 章铜胜

我是喜欢静的人,待在家里的时间偏多。尽管如此,我的心里仍然会深藏着一个想要逃离现实的想法。现实之外,我的内心需要诗和远方。

我是一个分外恋家的人,喜欢居家生活的简单、随意。不上班的时候,只要没有什么要做的,我一般都待在家里,特别“宅”。“宅”在家里的日子,对我来说,最近的行动大概便是清晨到公园的湖边散步。

清晨起来,去公园的湖边,随意走走,四处看看,你总能发现一些新鲜、有趣的事情。太阳刚出来,还挂在湖对面楼群的顶上,湖边的树笼罩在阳光里,清新明媚。即使每天同一时间起床,准时赶到湖边,站在相同的地方看过去,那些太阳所在的位置也是不同的。由春入夏,太阳是一天天升高的,看到太阳一天比一天升得高一点,自己也会生出是否贪睡迟起的疑虑来。到了秋天,太阳起得比我还早一点,太阳大概也是会偷懒的。如此想想,我便释然了,只是每天依然会沿着湖,悠然地散步,看看太阳,看看湖边的风景,看看湖水。湖面上的一道阳光,仿佛是随着晨风荡漾,轻松又随意,像是贪玩的孩子,一门心思地玩玩具,或做着自己的游戏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从来不会在意有没有人注意他,也不希望有人打扰他。

喜欢晨泳的人,聚在临湖的亭子里,我每次路过时都会看看他们,他们四季都在那儿聚着,都是在清晨——我真佩服他们的毅力。初夏的时候,晨泳的人似乎更多一些,也可能是天气暖和了,他们逗留在那儿的时间更长了。今天早上,从亭子边路过时,我听到一个大爷和一个刚从湖里游上岸的熟人打着招呼,他说:“真热闹啊,就像一个大澡堂子。”正在亭子里冲洗换衣的人们笑呵呵的,随意而开心。

湖边树林里的鸟,是勤快的,它们和我打着招呼。在树林里,即便是循着鸟声望去,你也难以找到它们,甚至分辨不出它们的叫声,只能听到叽叽喳喳,一片嘈杂。小鸟们以无我的热情站在树梢间,欢快地唱着晨曲,抒发着自己的快乐,把它们的快乐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,真让人感动。路过的人们很少去看那些鸟儿,他们大概和我一样,听不懂一群鸟的快乐。他们的心里有着各自的快乐,藏在清晨湖边丝丝缕缕的阳光里,藏在湖边弥漫的雾气和微小的波澜里。这快乐是微小而又捉摸不定的,在清晨的湖边,随意而又悠然地生出,又淡去。

湖心长堤上的风比湖边稍大一些,从荡漾的湖面上吹过,空阔而无碍,轻淡而又诗意。我喜欢在湖心的长堤上迎风慢跑,任风吹起衣襟,拂过面庞,掠过发梢。我喜欢在湖边迎来清醒的一天,心情如风轻,如水润,如阳光明媚,如绿树清新,也如鸟声欢愉。湖边的清晨,足以打开清澈而又明快的一天。